

比水还柔软的碉楼

(组诗)

侯平章(广东)

在广东开平,在水的故乡
比水还柔情的是像脊梁一样的碉楼
每座碉楼都是炊烟的根,是平安和谐的象征

所有的稻穗都指向
碉楼守护的理想和希望
还有对未来美好
滚烫山河的绽放时的凝望

漂洋是一个感伤的词
只是一念,就想到了落叶还乡
海上生的明月
恰好照亮碉楼的胸膛

躲进竹林的碉楼

我从竹子的缝隙看到碉楼的
半张脸。已经足够
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

待字闺中的微笑
还有一半的羞涩

一条土路的方向,就是
炊烟袅袅飘着的方向

白鹭从水塘飞到校树林
恰好望见鸳鸯池塘里的兴旺

白色花朵在路旁弥漫
飞扬,山下河恰好装下
岁月陈着的酒香

白鹭的爱情只有水懂

白鹭家族最繁盛的景观
一定有微妙的爱情

优雅的姿态
在望远镜里
还有长长的空白
那是岁月的积雪
透过来的都是光芒

当我们把眺望当成
梦想和希望
现实已经将我和白鹭的距离
拉得越来越小

能给白鹭爱情的
一定不只是我们的梦想
还有旖旎的风光
风和水优美的歌唱

我的一天就在
匆忙的脚步间碰见
活在词典里的白鹭
眼前舞蹈
多么像柔风拂过我的胸膛

一群鸟的秋天

一棵大叶榕树
春天换装的几天
我看到光秃的树枝上的常客
布谷在树巅
筑窝,让平铺直叙的季节
多了我的仰望

立秋那天
我看到
三只布谷
从楼顶飞进树荫
浓密的树叶已经遮挡
鸟窝

很想特别提到
筑巢的布谷
一定与我的童年
天真和淘气
咀嚼起来
安静才是
和谐而温馨的

绿色的方言

许多年的乡愁
被大院里的绿色方言
测出了重量
一滴闪光的露珠
照亮地窖里深藏的秘密
穿过空气而来

那只“布谷布谷”叫着的鸟儿
声音越来越悠长
越来越深沉
就像咆哮
低飞在秋天的树梢

我看着依然绿亮的树叶
转身就看见
田野的多重景象

石头躺进青苔的怀抱

我知道这里的石头
也是清澈透明的
小溪在通往大海的路上
被阳光照得闪亮
平缓的水长满青苔
水的爬行
就像慵懒的时光
把每个鳞片镀得发光

我体内的墨水



被词语遣散
就像纸张投进火焰
把胸膛照得晶亮

每块石头都是珍贵的
在青苔下黑暗也闪耀

湖水的微笑

万绿湖的水就像一面镜子
湖面的伤痕都是微笑
水边的一棵树主持着仪式
把所有坐立的姿势惊醒

在小岛上发呆的餐厅
足够穿越整个水上世界
这么远还在水中遇见

许多年之后
我还在深夜回忆
躺在万绿湖船上被拥抱
在阳光洒满的每个角落
一个上午的船只
无边无际

我一直想报答那些
像水一样善待万物的宁静

鸟飞起的翅膀并不是因为孤独

中午的雨都下到了龙湾
登岸的船,漂了起来
刚刚火热的光躲到了树荫里

我见到更多的植物
被雨水洗得透绿

早想登顶观景台
眺望大江流水。如果可以
静卧的树枝缀满白鹭
树上开满白色花朵。更像北川鸽子树
移栽到了江心岛

我内心的小纠结,不是大海
江畔的风并不能吹散鸟的聚会

我在休闲驿站安心地等待
意想不到的,这里还聚集着白鹭
之外的众多鸟雀,只是飞着的翅膀就可以
照亮暗下来的黄昏

控制不住浪漫和善良的娃娃岛

(组诗)

李伟(四川)

我以为

走在石阶和茂盛的树木之间
我以为,菘草
已经沉睡在这个开满鸟鸣和花朵的小岛
那些复活的梦,一次次邂逅
凉亭,伸手可及的背影
细腻的风,习惯读一湖秋水
而我习惯读一读
已经老去的时间里的某年某天
眺望雾霭的山坳和湿透的一双惊讶的
眼睛,发现了逃逸出来的欲望
冲撞着年久失修的遐想
娃娃岛大口大口地
诵读,又细致地翻阅
秋声太短,渡不了半盏醉意的词句
治愈一个人抖落的泪珠
唯有想起了约定,并压低了水的亮度

立冬

山就这样接近鸟鸣,带着风
带着我,渐渐远离喧嚣
探见一湖秋水
探见万千飞来飞去的候鸟,视线辽阔
那么多一离开翠绿就衰败的草
在我眼里,正如上山时
遇见的女子,握着阳光的清瘦
挣脱不了重叠中
落叶们习惯挤压在没有韵律的石阶小道
今日立冬,依然是谦卑
才能拥有,这被浪漫和善良
控制不了的地名——娃娃岛
我大声喊,大声哭
耳背的山坳,适合发呆,沉思
适合成为寒冷到来之前,认领一只白鹭
数数它的年龄,数数它知道的秋天
湖水涨潮了,雪花却始终没有来过

这个深秋

黄昏,还有人在瞭望远方
而我发现众多的蒺藜
需要水的滋养。去哪儿?
崎岖的山道,是暮秋里卓绝的风景
手提生动如画的诗句
消耗在一个人的爽约中
略显沉重,略显匆忙——

用柔情扶起一幅静态的时间
鸟鸣习惯于传说,这个秘密
添衣的人现在才知道
我挑个好日子,深陷于深秋的渡口

旷野

站在山顶,山峰与山峰日均极富质感
选择筑梦抑或能唤回记忆
前来探索的人们
循着风随心所欲让橘树
露出妩媚的充沛
此时,坐在我面前的大小小的新居
拜过天也拜过地,唯独幻想
林木环绕,绕出有限的惊叹和
落在时间里的一幅画
我深知此时此刻的大地
还是无限宽大的
能饲养南归的候鸟,喜欢水边歇脚的
船夫。正如我
看见了远方的人

水墨丹青

山道卸下了昔日的表述
农家的玉米饭
裹挟着长满青翠的月光
一支笔就是一处花园的村舍,以根的姿态
只与耕耘者,谈论菜畦的土地
谦恭、绵延的溪水
在晌午闭眼,在黄昏时
守护一棵桂花树的芳香,却不需要
秋风,大跨度的滂沱
笔落处的水墨,犹如荷池
定格清晰的记忆。而水流,吠犬,少女
开启了经典美学的礼仪
到处都是风俗的习惯,原生态的山水
我只认得一棵古榕树,长在辽阔的镜头里

人到中年

娃娃岛,失去了云的庇佑
正如此刻透过雨雾
大大小小,被游人磨成镜子的石阶
倒映着孤身一人的叹息
风不再听鸟儿的悄悄话
最早上山的树
感慨一对男女被茂盛带来的爱情
心神不宁
而最早记录,肃静的山坳
是那些石头和我一起背靠柏树
心已长满满腹经纶的杂草
翻出三三两两,头重脚轻的老年斑点
数数一旦降临的夜晚
揽镜自照白发中的失落
我还能对着洗透山水的月亮
触碰狭窄兴奋的山前山后,一道春暖花开

五月之镜

(组诗)

蔡立敏(福建)

守望的重量

盆盆钵钵,摆满院子
稀稀疏疏的茂盛
坚硬冰凉的水泥地
长势喜人,古铜色的眼神
柔软如初生的光
闪烁着,耄耋之年的父亲
对土地别样的偏执

佝偻的身影,匍匐晨曦中
越来越低于尘土
贴近一粒嫩芽,抚摸一只幼虫
花洒颤巍巍地漏下
父亲对土地不变的承诺
缓慢,专注,隆重

颗粒归仓的话题
以及,越走越远的田垄
依旧在父亲干瘪的脸上
横平竖直,依旧在盆盆钵钵里
鲜嫩翠绿,阳光如约而至
父亲每天在不停地抵达

魂牵梦绕的土地
从父亲艰难跋涉的山巅
返回到一粒粒精致的陶瓷
依然生长光,依然收获
一份份守望的痴迷
一颗颗沉甸甸的爱心

五月之镜

屋外,狂风肆虐后阴沉的天
散发与季节不相称的气息
逐渐清晰的镜中,霜雪满地
我手中转动的牙刷
抛锚,一阵凛冽的风

在长势喜人的南方盛夏
想象北国的一场冰雪
我仿佛望见了三十多年前
那一垄垄被大水淹没的幼苗
以及,急得上火的父亲

此刻,镜中分明是父亲的模样

在五月的镜子里照见九月
疯长的白发,如同风后的千疮百孔
不容逃避,万幸的是
被生活百般撕咬的一口牙齿
依然顽强,忠于职守

片刻恍惚后,我加快了
手中的牙刷,在五月的镜中
仔细打磨,九月的命运

白发

身体里的霜雪
还没长出来就白了
无论如何渲染
发白的修辞,追不上
飞驰的时间列车

镜中的世界千疮百孔
不再顾影自怜
我把疯长的白发搓成丝线
像母亲一般,专注
缝补岁月的碎片

有时,我会用力掏出
岁月积攒的颜料
把白发浸染成七彩丝线
返回人类的童年
摩崖岩画般神奇的线条
绘制心中的镜像
静候,后来人
随心所欲地猜想

疯长的白,来自内心深处
时光的手拂过,斑驳的颜色
一一洁净、虚无
霜雪覆盖下的人生
不复崎岖、坎坷

水瓶中的花

洁净的水,轻轻擦拭
你稚嫩肌肤上沾染的尘埃
苍翠欲滴,在你与青花瓷瓶
相视嫣然的那
金风玉露相逢

青花、细釉、薄胎
玲珑剔透的美,诚心地
恭迎来自山野的纯净
我用心塑造,古典优雅的你

在你婉转顾盼之间
打开千年的时空连线
朝露、大椿、狐、椿……
鲲鹏、神龟、鹤、蝴蝶……
以及庄周,我们朝夕相处,不知晨昏

容易忘乎所以
也许是山中无甲子
当鲁侯之鸟在案头哀鸣
竭力绽放的你,容颜不再
庄周,隐匿于一场梦

宿命,是一种美丽的错
独对缓缓凋零,锥心之痛

黔地行

(组诗)

庞清明(广东)

大小七孔桥

我与黔地的首场相遇
不是红唇烈焰
而是卧龙潭湿润的吻
六十八级跌水瀑布
仿佛引体向下
不是时间的递减
而是青春的激昂
一具超级盆景
展开符合人性的美
远超雄、奇、秀、险
自动充值的痒吧
小七孔古桥承载坚贞的爱
绝非戏谑的桥段
一面面破碎之镜
映衬大地造物之绝奥
八方的背包客逶迤东方凯旋门——

黄果树瀑布

珠帘钩不卷,匹练挂遥峰
黄果树瀑布以飞龙之姿
掩去尘俗的喧嚣
白水河与黄葛榕牵手
西游记的取景框
绘就徐霞客笔底的万顷波涛
向上升腾是一门艺术
妙在景仰的高度
向下扑倒是另一种力量
加诸魔幻的彩虹
自然落差填补心灵的偏差
擂鼓般敲击胸膛
喀斯特将镂空与嶙峋美
阐释得如假包换
为一睹芳容,旅者挪步如蚁
屈伸为猴亦颇感荣幸——

镇远古镇与青岩古镇

自舞阳河畔的镇远
至花溪边的青岩
从宋宝祐的要津到
明洪武的屯堡
碧水环流兵家险要地
石桥城垣商贾集

如今,绝代古镇耸立在
醉美贵州的旅游攻略

双节带来多彩狂欢
时光机牵引猎奇的倦客
足音错杂的石板街
啜青酒贡茶,享状元猪蹄

我更愿于僻静陋巷
欣闻伯安先生的言德之学
重温文昌阁的一瓣书香
红豆栈房淘洗一段破碎相思——

工厂日记

(外一首)

苟京成(四川)

阳光翻过工厂的高墙
兴奋又调皮地唤醒
沉睡的机器部落

车工老李哆嗦着呵手
热气像白色的焰火
点燃一座又一座
冰冷的厂房

钳工小钟的一声叹息
淹没在机器们的轰鸣
装配车间穿梭的行车
吊起沉重的情绪
然后轻轻地放入角落

这方正的工厂
像是时代的缩影
厂外凝华成霜
厂内热气腾腾

我庆幸
我是组成这缩影的一粒微尘

金马湖大桥

成都温江往西
岷江水正静静流淌
过去的一切
像是冬日里
飘到江面的片片雪花
悄无声息消逝

弓着背矗立
在岷江上的金马湖大桥
默默地凝视着
江水中的倒影染上夕阳的红晕

或许它爱岷江
可它不会言语

七彩的枯树

李磊(陕西)

北方的树呵
为何以枯枝挡住
游子望乡的眼
又为何用仅有的果实喂养
饿了一夜的太阳
因为你是西北的树
你撑起的
不只是自己的天
还有黄沙上的孩童们
七彩理想

孤街

闫相达(辽宁)

破碎了钟表,黄昏洒落
孤街,风吹散,徘徊无踪
何尝不期许荒野的诗情、
庄谐雅俗的款待,提笔
为我们作序

雪

唐士成(黑龙江)

——
雪落千重
山河惹寒风
归雁南飞排雁阵
云里话飘零

一

长空万里
点点琼花戏风起
定是嫦娥醉酒舒锦袖
惹得桂花呢喃吟诗语

三

飘
如蝴蝶,轻抚微风弦翼
如少女,轻扭婉约腰肢
婷婷,嫣然
款款,妖娆

火棘凌冬

谢尚园(浙江)

雪白的火棘从暮春开到盛夏
凌冬燃烧成一团火焰
工人们也从春忙到夏
再从秋忙到冬
始终怀揣着火棘一样的梦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92 期